

目 录

自序（第一版）.....	王 还（1）
朱序（第二版）.....	朱德熙（2）
赵序（第三版）.....	赵金铭（4）
汉语结果补语的一些特点	1
“得”后的补语	12
“把”字句和“被”字句	14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	57
动词重叠	63
说“在”	69
再说说“在”	74
说说“再”	79
再谈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	80
关于怎么教“不、没、了、过”	83
“就”与“才”	87
“只有……才……”和“只要……就……”	90
“差（一）点儿”和“差不多”	93
“到南方去旅行”和“到南方旅行去”	95
读《略析一类表“省”或“费”的句子》一文所想到的	100
关于《汉语课本》一、二册的修改	103
建国以来汉语词汇的变化及其原因	114
校《汉英小词典》所想到的	124
《汉英双解词典》的设想	129

由编汉英双解词典看到的词典释义问题	132
汉语词汇的统计研究与词典编纂	138
有关汉外语法对比的三个问题	141
英语和汉语的被动句	152
汉语的状语与“得”后的补语和英语的状语	170
“ALL”与“都”	177
再谈“都”	182
三谈“都”	184
介绍《汉语初级教程》	186
评《话说中国》	188
和青年教师谈谈对外汉语教学	190
怀念老友朱德熙	196

自序 (第一版)

我原是学英语的。但并不是因为我对英语或英国文学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入大学必须选个专业而已。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对汉语语法发生兴趣，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去英国教现代汉语，从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地窥见汉语中的奇妙世界。我发现对我掌握纯熟的自己的母语竟有如此之多的不知其所以然之处，而在当时的语法著作中也找不到解释。我又发现从现实的语言现象中去探索规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于是从兴趣出发，通过教学实践，把零星发现的一些有规律性的心得陆续写成了几篇文章。

要想真正登堂入室从事语法研究，我得补课，补语言各方面的基础课。可是我的惰性很大，缺乏毅力，基础课一直没补，所以至今还是个门外汉。研究成果只限于这点点滴滴的几篇。如果说还值得成为一个集子，只是因为代表了对外汉语教学这门新学科早期的一些微薄成果。价值不大，但究竟是一个冷门的研究成果。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亟待发扬光大的学科。作为中国人，去研究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世界的形势在逼迫我们去挑起这副重担。如果在汉语本身和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法研究方面，在汉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在汉外词典的编纂方面，我们无所建树，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虽然在三十年前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惭愧，行动还是没有跟上。现在比我更有资格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多起来了，也已经有了更系统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新的专门人才正在成长。我们的事业是充满希望的，今后必将有更多的更有价值的研究著作问世。

王 还

朱 序 (第二版)

作者说对语言学她至今仍是门外汉。这是谦辞，其实门内门外并无截然的界限。再说要是真能站在门外倒也有某种好处。俗话不是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嘛。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不算长，可是从里头可以看到作者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以及她在分析一些语法现象时的精细独到之处。例如她说“追得我直喘”这种句子有歧义。其中的“我”对于动词“追”来说，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如果是施事，这个句子可以转化为“我追得直喘”。如果是受事，就不能这样转化。可是不论是施事还是受事，都能转化为“把我追得直喘”。（《汉语结果补语的一些特点》）作者在讨论“都”的用例时也有很精彩的议论，这段话不容易转述，不如干脆照抄原文：

“我把馒头都吃了。”也可能是一个馒头，也可能是三个馒头。如果是一个，“都”就表示全部；如果是几个，“都”就表示其中的每一个。看起来，一般认为“都”表示“总括全部”这种说法，用在复数的事物上不太准确，容易使人认为是指复数事物的全体。而事实证明，“都”就是不能代替全体。外国留学生的错误句子：“这是我们都送的花圈。”目的是想说：“这是我们全体送的花圈”，“花圈”只有一个，而“我们都送了花圈”是每人送一个，有几个人就有几个花圈。但是用在抽象的事物上，“这是我们都知的事”，一件事完全可以为每一个人所知道，自然这句话也就是正确的。如果每个人送一个花圈，“花圈”是复数时，自然我们又可以用上“都”：“这些都是我们送的花圈。”同样，如果有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个商店，不能说：“我们都经营一个商店。”如果这样说，意思和“我们都经营商店”意思一样，那就是每人经营一个商店。我们只能说：“我们共同经营一个商店。”

（《“ALL”与“都”》）

研究语法的人有一种危险，就是很容易陷入一些语法概念里头去，在里头来回转圈子，忘记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本书作者是为了教外国人汉语才开始研究汉语语法的。她的研究工作始终联系教学实际，所以一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的目标。无论是从正面研究汉语句式的虚词用例，还是对比英汉语法的异同，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抠概念，不发空论。这一点可以从这部论文集里看得很清楚。

我跟作者相识近四十年，而且她又是跟我讨论语法问题最多的几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她在某些句式和词语（包括虚词和实词）的用法上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可惜都没有写出来。我希望作者不要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为我们写出第二、第三部论文集来。

朱德熙

（原题为《读王还〈门外偶得集〉书后》，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

赵 序 (第三版)

重读王还先生《门外偶得集》抒怀

——《门外偶得集》第三版代序

今年五月，王还先生以 96 岁遐龄往生，在告别仪式上，一位老师手持先生的遗著《门外偶得集》送别先生，此情此景，一直萦绕在我胸中。回舍下，翻出大作再学，重温先生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深刻认识，沿着先生科学研究走过的履痕，领略先生的远见卓识，深邃见解，收获良多。前不久，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张健总编告诉我，社里决定重新出版遗著，嘱我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字。我才疏学浅，不能传颂先生学识与人品于万一，只能聊抒情怀，以慰往者。

王还先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仅有的几位先行者之一。先生 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抗战期间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7 年应聘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汉语，1950 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并潜心于汉语语法研究。几十年辛勤耕耘，成绩斐然，贡献卓著。

人生多有机缘。就是这个偶然去英国教汉语的机会，使先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地窥见汉语中的奇妙世界”。先生兴奋地说：“我发现对我掌握纯熟的自己的母语竟有如此之多的不知其所以然之处，而在当时的语法著作中也找不到解释。我又发现从现实的语言现象中去探索规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①吕叔湘先生也说过，“语言之妙，妙不可言”，正是如出一辙。于是先生从兴趣出发，为了教外国人汉语，联系教学实际，秉承明确的研究目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选取教学中遇到的语法问题，探微发幽，不尚空谈。先生的研究独辟蹊径，带有明显的应用色彩，研究的问题都不是什么体系性的大问题，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于细微之处见精神。

朱德熙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述：从王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以及她在分析一些语法现象时的精细独到之处”。^②比如书中有关结果补语的论述，以“追得我直喘”为例，运用变换分析，化解了句式的歧义。又如对“得”后补语的处理，有关动词重叠的见解，对“在”和“再”，“就”和“才”的认识，等等。对这些所谓的小问题，先生以求实坦诚的态度认真地加以科学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课题，有效地解决了对外汉语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然而不少人却忽视了这些问题，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他们“忘了这个和那个词语的用法（在句子里的作用），这个和那个格式的用法（适用的场合）和变化（加减其中的成分，变换其中的次序，等等），忘了这些也都是语法研究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是很不够的，这种研究看上去好像琐碎，好像‘无关宏旨’，实际上极其重要”。^③旨哉斯言。

在审慎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对外国人进行语法教学，王先生主要考虑的是方便和实用。在一些有争议的语法问题的处理上采取灵活、稳妥的办法。比如“得”的补语，既是语义的重点，又带有谓语句性。先生认为，解释为谓语，外国学生容易接受。因为有些外语，至少英语，没有这种补语。但是，先生还认为，一定要把其特点讲清楚，即使算谓语，也和一般谓语不同。自成一类，或算做谓语大类下的一小类并不重要，因为对外国学生来说都差不多。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什么，学什么，如何学，怎样教，一直是研究的首要问题。早在1984年，先生寄语青年教师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从外国学生角度讲，他们学的是语言本身，并不是关于语言的理论知识。但是，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没有理论知识，仅仅会说地道的汉语，是不够的。道理在于，学生犯的错误是各种各样的，仅仅指出错误加以纠正而不能说出原因，统统归之于“不合习惯”，在学生面前是树立不起威信来的。^④

如今，三十年过往，对外汉语教学获得长足发展，教师人数成倍增长，汉语正加快走向世界，然而模糊认识依然存在。在教师培养和培训中有一种淡化理论，削弱学术，不太注重对汉语本身的理解与认识，过于注重方法的倾向，实应引起关注。重温先生的教诲，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先生虽以研究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著称，认为这是汉语教师的立身之本，同时，先生又十分注重汉语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体现汉语特点的汉语教学方法的研究。1984年，先生曾说，汉语教学法和其他语言作为外语的教学法必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必然会有教汉语的独特地方。随之就以一系列提问或反问的方式，阐释了汉语教法的重要。

“我们每个教员都可以问问自己：

是否研究过教学法？

自己的教学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

世界上现在语言教学都有哪些先进的方法？

我们可曾有意地把它运用到汉语教学中来？

又有哪些地方是不可取的，我们应有意识地避开？

怎样教汉语才算教得最科学？

这些问题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员应该能够回答的吗？

这里不是有大量的学问需要学习，有大量的未知的理论需要探索的吗？”^⑤

先生针对学界中存在的问题，循循善诱，勉励青年学子。先生有感而问，问中有见解，问得有道理。问题即是研究课题。今天各种教学法风靡一时，或曰“后教学法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吸取世界上流行的语言教学法的合理内核，摈弃其不尽妥当的地方，探讨体现汉语特点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法，依然是当务之急。

先生对汉语语法的深刻认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采用的反映汉语特点的教学方法，是基于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和对汉语的深刻认识，而这种理解和认识是建立在语言对比基础之上的。先生学习英语出身，教过多年英语，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山前辈。汉英两种语言纯熟于心中，故又成为一代汉英语言对比大家。先生曾说：

“讨论两种语言在某一点上的异同的文章往往是为教学服务的，而且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因为成年人学外语，自觉或不自觉地总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母语或另一种外语比较。作为外语教学工作者若能正确引导学习者

进行对比，无疑对学习是很有帮助的。”^⑥在汉外对比方面，可奉为典范的论文当属于《“ALL”与“都”》。“都”虽是汉语中一个常用副词，却是外国人学习的一个难点，论文揭示了汉语“都”与英语“ALL”的根本区别，分析细密精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诚然，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当是如何比较，先生特别指出，不能“有意无意地想‘削’汉语语法之‘足’以‘适’英语语法之‘履’。若想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深入细致地研究汉语语法，把其中的一切规律挖掘出来”。先生如是说，率先垂范，亦如是做。

学术上的精研，见地的邃密，数十年的坚守，源于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学科的科学认识，内中浸透着对国家和民族事业的热爱与忠诚。对外汉语教学，亦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 外语教学，是近几十年成长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还需要不断成熟与完善，以取得社会的承认。先生“智者先于未萌”，早有预见，高瞻远瞩，身体力行，为学科的建立与确立大声疾呼，登高呐喊。

面对着社会上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模糊认识与误解，为确立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学科地位，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先生就从教语言的角度断言：“同是教语言，何以教自己掌握得不那么好的语言就是一门科学，值得去做，而教自己掌握得很好的语言就不算什么，不值得去做呢？如果教外语是一门学科，我们教汉语就是作为一种外语来教，自然也就是一门学科。”而如何证明给世人看，对外汉语教学大有可为，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问题在于教师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

1987 年，在该书初版序言中，先生回首往事，信念更加坚定，使命感与责任感更加强烈。坚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亟待发扬光大的学科，去研究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世界的形势在逼迫我们去挑起这副重担。

先生的认识还要更超前，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就已经认识到，我们身为对外汉语教师，“如果在汉语本身和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法研究方面，在汉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在汉外词典的编纂方面，我们无所建树，这将是我们的耻辱”。^⑦这里“耻辱”二字，分量很重。在国际汉语教育蓬勃

发展的今天，检视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汉语本身、汉语教学法、汉语教材编写以及汉语外语词典编纂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虽也颇为可观，倘论其在国际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实应感到赧然。

回顾先生的学术成就，缅怀先生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心中充满钦佩与敬仰之情。先生在学科建设上，高瞻远瞩，立意高远。在词频统计与汉外辞典编纂方面，洵为鸿篇巨制。而留给我们的研究性成果《门外偶得集》从1987年初版，到1994年出版增订本，不过15万多字，篇幅不长，内中确多为的论。大音希声，更为可贵。先生以其资之深，识之广，见之透，研究汉语语法，编写汉外词典与汉语教材，指示教学法路径，引领汉外语言对比，左右逢其源，先生的著述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宝贵财富。先生的人品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先生远去了，哲人其萎，留给我们的绵长的缅怀与追忆。

赵金铭

附注：

① 王还，《门外偶得集·序》，1987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初版，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增订本。

② 朱德熙，《门外偶得集·代序》（增订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③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前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④ 王还，和青年教师谈谈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会刊《对外汉语教学》，1984年第4期。

⑤ 王还，和青年教师谈谈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会刊《对外汉语教学》，1984年第4期。

⑥ 王还主编，《汉英对比论文集·前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⑦ 王还，《门外偶得集·序》，1987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初版，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增订本。